

天笑主任

星期日

第十四號



THE SUNDAY No. 14.
行發局書東大海立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刊定價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角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二元二角	半年廿冊
一元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四元	全年五十冊
二元	三元五角	五角		

廣告價目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十五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面
八元	十六元		半面
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期

第四十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六月初九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市
電話四二四二



十五華年一
指彈
憐他清怨上
眉端
漸知愛惜苗
條影
幾度迴眸鏡
裏看

題清漱

喜彩鳳馬上緣小影



第一名單
梅蘭芳唱片

天散二本黛葬

女花霓關虹玉花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濟華堂藥房

原具主人 袁慶

呈查件 呈為製造藥膏懇請化驗註冊

保呈送痛瘋膏痛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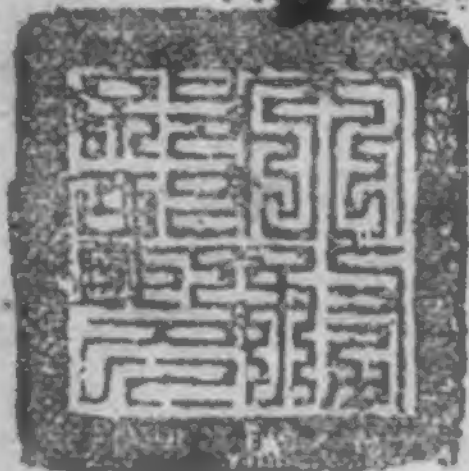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業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

驗呈復尚無有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合行批

准此

中華民國

月務總



十八

謝成發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每瓶大洋一元
每瓶大洋一元
每瓶大洋一元

袁製解毒止痛露

此藥專治一切瘡毒、癰疽、疔瘡、無名腫毒、楊梅瘡、下疳、魚口、便毒、橫痃、痔瘡、脫肛、婦人經閉、產後血暈、小兒驚風、疳積、蟲積、一切無名腫毒、無不立效。每瓶大洋一元。

每瓶大洋一元
每瓶大洋一元
每瓶大洋一元

袁製痛瘋骨痛露

此藥專治一切風濕、骨痛、關節炎、腰腿痛、手足麻木、半身不遂、癱瘓、瘧疾、傷寒、感冒、頭痛、牙痛、心口痛、肚痛、一切無名腫毒、無不立效。每瓶大洋一元。

袁製 痛瘋骨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耻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內務部化驗農商
部註冊嚴禁假冒
幸購服者認明金
鷄商標庶不致誤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雅人深致

雅人深致
紅樓夢
金馬烟
閉坐花陰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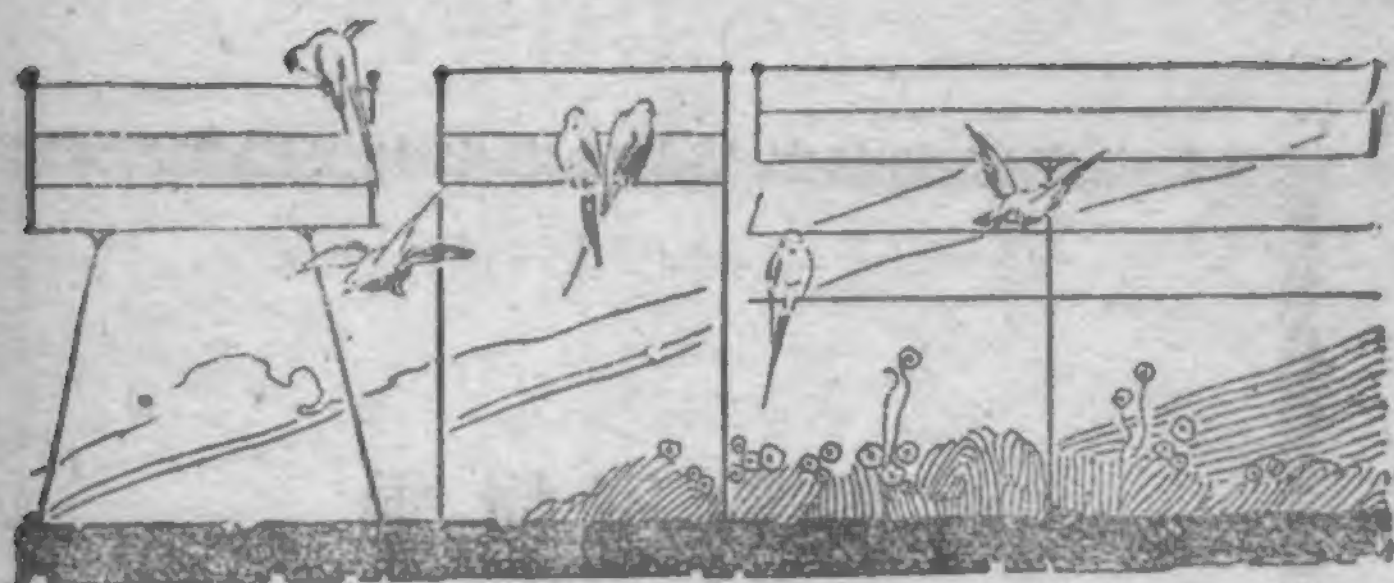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星期第十四號目錄

獨身主義者

雷下良心

小智囊

死後

疑雲

磁盆與傀儡

送行

說苑拾零

偏愛

新諧謔錄

地球遷系談

小說雜談

交易所現形記

天笑

倚虹

范劍傑

沈家驤

卓呆

廣夔

吳靈園

蕓波

張碧梧

近邨

筱湘

王以剛

老主顧





獨身主義者

天笑

廣東香山地方有位女士喚做何順姑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他學問又很高深品行也極端莊無論親戚友朋沒一個不器重他但是家境却不大豐裕他父親死了母親就只生他一人自然非常鍾愛就只一件他從小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了一頭親事也是他父親的老朋友的一個兒子十餘年來何順姑的父親死了連何順姑父親的老朋友也故世了這位老朋友姓唐他兒子名字喚做聯輝廣東人貿易於南洋一帶的很多聯輝也因家計不甚寬裕

就由他一位父執攜帶他到南洋學業這時纔不過十二三歲誰知那海舶失事他那位父執已做了海底藻屑唐聯輝一個年未成童的小孩子那裏還有活命之理可是唐家和何順姑家一向白兩老死後不通音問而且住的地方相距也有好幾百里所以唐聯輝的死信何順姑家一直沒有知道直至何順姑那年十九歲的時候唐老太太特派了一個家人陪同從前的原媒尋到何順姑家裏來告訴他們說小主人在五六年前出洋貿易海舶失事一去不歸

大約不在世上了。別耽擱了。你家姑娘的青春。老太太所以特地來通知一聲。請你家姑娘另配高親。我們決不說什麼話。從前的婚帖。現在也帶上了結了。這一重婚姻上的約束。總是我們唐家沒福。也不必去說他了。

何順姑的母親。正怕女兒對於從前所訂之婚。不能滿意。聽了這一席話。正中下懷。第一女兒智識已高。對於唐家這頭親事。已不能適合。第二時代的潮流。大有不能保守這舊式婚姻之勢。第三唐家又好久不通音問。唐公子的性情品學。都不知道。正懊悔當初訂這一頭親事。如今却來通知。說唐公子出洋。沒有消息。還了以前的婚帖。這是一個天然的解決方

法。再要妥協也沒有。了。何順姑的母親對於唐家差來的人。不免嘆息慰藉。了一回。說我要問問吾家姑娘。再回復你們。能便款待來。使預備隔兩三天。就把這手續可以辦妥。

及至他女兒何順姑歸家。何老太太便把這事告訴女兒。以為女兒聽了。心中終可以安慰。心中終可以喜悅。向爲了這件姻事。覺得父母總對不起女兒。但是無法擺脫。而且近來和順姑說親的人。又非常之多。後來聽得他已有了婆婆家。大家索然興盡而去。又打聽得唐家不甚好。還有幾個親戚。慫恿我和唐家交涉。退了這段親事。我都沒有辦。難得此刻天然解決。并且順姑今年也十九歲了。他也常有外面

交際。雖然人家都說他不喜歡交男朋友。或者他有。藏在心裏的意中人。也未可知。因為他的性質。凡事深藏不露。一向不大喜歡開口的。這一下子。却可以使他心中的事也圓滿解決了。

誰知何順姑聽了母親之言。却沈吟了半晌。他說這件事。容女兒子細考量。考量他母親說這是不生問題的。事還有什麼考量。何順姑說婚姻大事。非子細考量不可。母親說也好。來使還在這裏。他們既然很有道理。我們也須想個安慰他們之法。你想想怎麼個安慰他們之法便得了。

一宿無話。到了明天。他母親便問他道。你想想怎麼安慰他們。還是我們算一家親戚往來往來罷。順姑

却正色道。母親我想了一夜。天沒有第二個安慰的法子。只有過門守節侍奉衰姑的一法。他母親聽了。半晌開不出口。他道。兒啊。你和做娘的尋開心。不是順姑莊容道女兒實有此志。而且其志甚決。他母親道。你是個開通的人呀。你是個研究新學問。提倡新文化的人呀。你一向說舊式婚姻不好的人呀。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順姑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婚姻大事。由子女自己做主。這句話。母親在這個時代。當然也贊成的。譬如唐家這頭親事。女兒不願意嫁。過去母親也不能強迫。現在女兒却願意過去。做一個未亡人。母親也不能強迫着我不許過去啊。何順姑的母親道。兒啊。這是你的終身大事啊。母親

爲着以前的舊式婚姻使兒不稱心終覺得對不起女兒現在却解決了怎麼你反固執起來呢順姑道父母對於婚姻一事總是稱子女的心從前父母不得女兒的同意對了這姻事是對不起女兒如今我要過去是我的願意我以爲稱心沒有什麼對不起女兒了何順姑的母親又勸了又勸說了又說怎奈順姑堅執前意矢志不移他母親也難強制執行知道他女兒的脾氣說如此使如此人家勸不信他只得把這一番言語和唐家的來使說了來使說唐家老太太的確是番好意恐怕辜負了你家姑娘的青春不然他家公子不知存亡他倒來了一房媳婦他也沒有什麼不願意啊母親道姑娘的意思是如此

請你上覆親家太太罷

這個消息一時傳到何順姑的許多同學耳中登時大譁起來有的說何順姑枉是個新教育界上的人怎麼如此不開通到底是中了什麼毒有的說何順姑做了舊禮教上的奴隸便是新文化上的罪人我們應該鳴鼓而攻有的說何順姑大約是好名之心因爲一班舊人還是以守節爲榮譽有的說何順姑或者知道唐聯輝不會死或者希望唐氏有什麼家產紛紛紜紜其說不一何順姑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并且有好多姊妹勸他罵他譏誚他嘲笑他的他說我自己相信如此這是我的自由我不爲舊學說所束縛我也不願爲新學說所束縛諸位姊妹我知道這

都是好意。但是請你們讓我自由罷。

又過了幾個月。何順姑居然到唐家過門守節了。雖然沒有中國那些抱牌位做親的種種儀式。却也實行的。以何家的姑娘嫁與唐家做媳婦了。而且一進門來。就得了一個嬌婦頭銜。篤信舊禮教的人見了他。沒有一個不肅然起敬。一時之間。閨然的紛紛議論。都道誰說女學生討不得像何順姑這樣。也是一個開通的女學生。怎麼一樣的也提倡節操。可知道道德沒有什麼新舊的分別。操行好的。總是好的。何順姑也一聽他們去議論。可是這時心中最感激的。便是那位唐老太太。雖然兒子死活存亡。不知道。却有個賢孝的媳婦過門守節。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歡喜。又

覺得十二分的對不起這位賢孝的媳婦。初以為他是個女學生。性氣此不容易對付。誰知一過門來。是個心平氣和的人。而且善事衰姑。把個唐老太太從睡夢中也笑將起來。

唐家雖然不十分充裕。可是養殖不價。還有薄田數頃。租與人家姑媳兩人儘可糊度。那何順姑也不是專事分利的人。他擔承好處。教課每月大約有百餘元的進款。他除津貼自己的老母之外。姑媳兩人清茶淡飯。真是個融和的家庭。本來屋子是自己的。後面還有一片荒園。他慢慢兒把他收拾清楚了。種竹栽花。陪着他婆婆優游自得。而且他還是那活潑潑的天性。從沒有人家嬌婦這樣悲切切的態度。只有

旁人倒給他嘆息咨嗟他自己一毫不覺得悲傷。如此有五年光陰有一天忽然從南洋羣島來一封。信是寄給唐老太太的唐老太太想我沒有什麼親戚在南洋啊或者吾的媳婦有同學在南洋嗎他們同學姊妹多也論不定罷但是封面上的確是寄與唐老太太的他拆開來一瞧第一句就是『母親大人膝下』唐老太太不覺一跳把他的老花眼鏡拭了一拭再細細的一看的確這幾個字啊他急急忙忙再把信的末尾一看下面具名是『男聯輝百叩』五個字他那時也不知道是驚是喜定了一定心把那信細細一瞧原來他兒子聯輝沒有死確是他寄來的一封家書。

他信中說『當初海舶失事被人家救起來了。可是已不省人事後來被一個姓方的華僑領了去做兒子待他正和自己的兒子一樣旅行各國去的地方也不少直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也曾私下通過一回信寄到家中杳無回信心想家中或者已經遷居了但是心裏總迴念故鄉這位華僑的父親自己沒有兒子到去年已死所有家產共有二十餘萬悉傳與兒子在外時頗有女子欲嫁兒為婦兒因在家時已訂何氏女為婦一概謝絕前月至新加坡得遇另一父執方知家中一切老母以兒為已死而何氏女乃過門守節賢孝逾恆頗以為慰兒不日束裝回里先此函稟』云云。

唐老太太得着了這封信快活得幾乎要飛上天去。這時何順姑方在學校中上課到歸來時候唐老太太倚閭以望見了順姑便一把拖進門來把這信給他。他睜口裏嚷着『我兒子不會死』我兒子不會死。』何順姑把這封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默默無言的將信摺疊好了安放在桌子上唐老太太只是喜得發狂他說此刻我兒子回家了你守節守着一個丈夫回來了這是天老爺不負你一番賢孝的心纔有這種離奇的事到了明天唐家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了賀者盈門沒有一個不和他姑媳兩人道喜又知道有二十萬家產攜歸從前不同他們來往的人此刻也來湊熱鬧送東西真個其門如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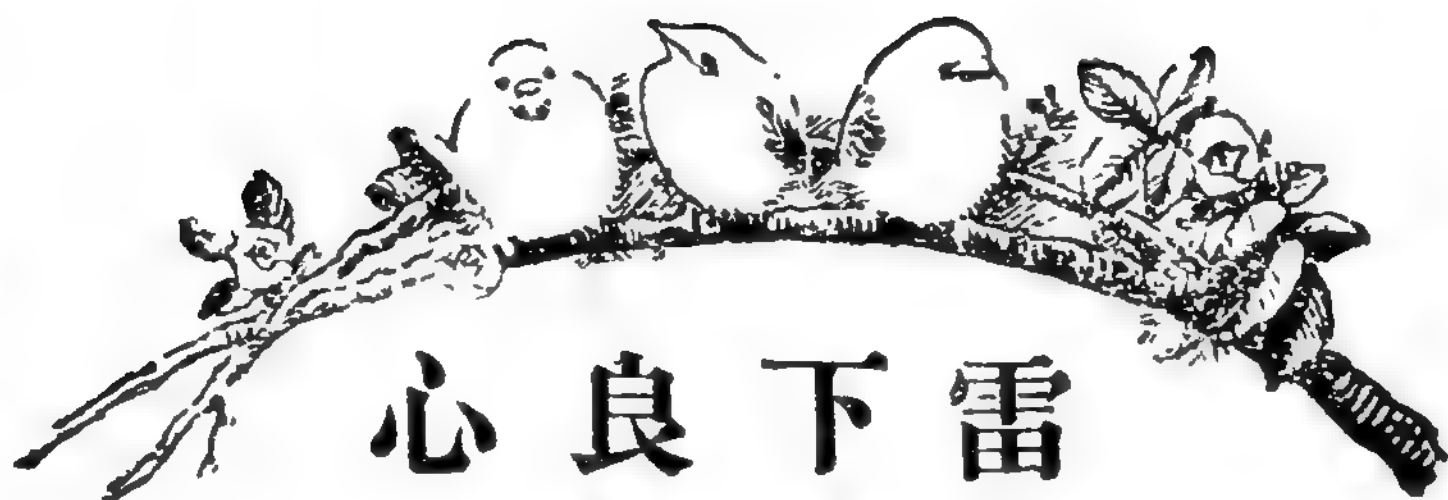
獨身主戰者

及至唐聯輝將要回家的幾天何順姑向婆婆說要回家去瞧瞧母親去他婆婆說聯輝這兩天不是快要回家了嗎我想不如待聯輝歸家後一同拜謁岳母豈不是好并且你們有這樣一件奇緣美談我想等聯兒回來以後把你們重行結婚熱鬧一陣子想你們也大家願意的何順姑道我此刻很記掛母親我一定要回去一趟他婆婆拗不過他只得讓他回去了。過了兩天唐聯輝果然回來了問起何順姑說他前兩天望他母親去了對於過門守節的事唐聯輝已經有好幾個人告訴他又說得何順姑和天人一般的美麗他想一回家就有一位美麗的夫人含笑相

迎此樂何曾登仙。誰知回到家裏。撲了一個空。好在。此刻唐家和何家相距不遠。他立刻跑到何家來接。他已成禮未見面的夫人到了何家。誰知又撲一個空。說是姑奶奶和老太太出去遊歷去了。

唐聯輝回到家中。悶悶不樂。但是心想他是自由女子。游玩數天。自然歸來。急什麼呢。過了兩天。却來了一封信。是何順姑直拉寫與唐聯輝的信。中大意他說『我直告訴你。我是主張獨身主義者。你要是失蹤到了結婚時候。我未必便嫁你。能因為你既相傳墮海而死。你母親很覺可憐。又合了我的獨身志願。我到你家過門守節。並非束縛於舊禮教。乃是借此實行我的主義。這五年以來。我覺得非常安適。我

以為這便是我的幸福。不想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尙在人世。這一來不打緊。却混亂了我的獨身空氣了。現在我與你約你。我兩人曾未見過一面。當然可以說得一些。沒有什麼情感。你要逼我回家。我甯投海而死。想五年以來。我不曾虧負了你。你如有良心的。人決不用勢力來逼迫一個弱女子。我不久就宣告我的宗旨。毀棄婚約。也不教你為難。也沒有與論來責罰你。最好你就另外娶一個夫人。你要是因為我的緣故。不娶。反使我心裏不安。也無人奉侍你。母親我待你結婚以後。再與你相見。我們仍為一個好朋友。望你聽我的話。何順姑啓』



雷下良心

虹 倚

孔某任某省測量局會計有年家有老母一妻兩子薪水所入差足自給某月望孔從軍署領餉歸納諸保險箱備翌日頒發明日啓篋五千金悉亡去慘嚴局如故孔駭絕急白局長局長械羣役窮搜無端倪僉以局中關防密金又藏孔陰無盜刦痕疑孔虧挪而託詞於盜局長雖與孔善顧無說爲孔解以事關軍需遂繫孔陳督帥帥曰孔任職幾年矣局長曰將五載帥曰其人素行何若局長曰甚端謹帥曰居家何如曰頗儉約帥曰疏忽罪小軍餉事大留其職勒令賠償急切或不可責分期繳納一面嚴密捕逸盜毋漏網局長唯唯退歸以釋孔孔涕泣曰帥恩仁厚感且不朽願寒素安從得巨資盡貨所有不及千金奈何局長曰我慮帥怒君有不測今若此大幸也姑徐圖之或不難告貸足額

孔歸語母妻皆惶悚舉家垂涕孔素謹愿計無所出將仰藥自殺母止之曰金被盜去兒以身殉不知者人以爲自盜死益無以自明萬一兒死倖獲盜金還冤白兒不能復生矣孔泣拜受命日惶惶於告貸緝盜事轉懈公家以軍款有着落亦

不窮盜蹤。

孔有同僚王某者任科員雅與孔親失金之三日王與孔共飯天忽殷然起雷聲王聞雷陡色變遂停箸走避複室曰我疾作矣平生最畏雷今日尤甚同僚嗤其有稚氣薄暮皆散值孔某以鉤稽繁瑣歸獨後見王畏雷不敢行傍怙逸軍趨語曰君家距此太遠盍勿過寒舍晚飯待雨霽雷止君再歸不遲王稱謝孔家常過從距局甚逼遂張蓋偕孔歸孔又沾斗酒與王酌爲彼壓驚酒罷雨益甚王逡巡不敢行孔掃榻留王宿

王居偈人王楊後隔一板即孔母居室夜分雨如注巨電閃爍照室中纖洪如晝電過處霹靂大震孔母

不能睡輾轉反側聞王喃喃語不已初猶以爲醉後夢囈不留意已而聲益清語亦悲語曰天乎雷勿來擊我金我盜也我不抵賴我明日誓還之官中金未動也天乎雷乎何逼我太甚我知罪矣如是者反覆說不已孔母知有異急起呼其子來聽果然孔排闥入見王合掌坐牀上穀觥可憐孔寒帷與語曰君言我悉入耳君出此下策我可相諒唯上天難欺君宜焚疏天庭自懺雷或赦汝王曰慙且感不知孔之給已也急索紙筆具陳盜金狀某前製鑰某時盜金得金後急馳至某所交某手輾轉藏某處金至今未動鈔券摺疊如舊僅散去五十金耳一一不少諱孔待其寫畢攫而納諸懷以家人守王晝夜白局長局

長執王去王神色倉皇一請而服更命人按其牒語
搜某所某人果得金如失數封識宛然遂執付有司
尤奇者王疏既具雷始收聲
倚虹曰此壬戌夏初實事也特姓氏假託以存忠厚

耳鳴呼雷無靈耶何以有此事雷有靈耶何以不恒
有此事意者王某之良心未盡泯聞雷而猶有愧作
巨怒大奸雖霹靂千萬聲充耳弗聞無動於中歟

小

范

智劍

囊

傑

印度未滿二齡之寡婦有二萬餘人

南美洲人某(失名)肥胖異常權之重三百六十七磅

德人哈蘭之汽軍每小時能行一百四十一哩半(三里爲哩)

東京(日都)地震每年不下百次合全球計算每年有三萬餘次之多

全世界之鐵道共長七二二〇〇〇哩可以環繞赤道十次倘用雙軌

則可直達日球而美利堅一國竟占有三分之一云



死後

沈家驥

孫麟秋本來是個頑皮小孩但是這頑皮小孩的名字不過在在他小時候人家給他取上的一個綽號然而也是他一生的成績他在五六歲的時候便喜歡東塗西抹自己家裏的牆壁上常被塗得黑白不分泥水匠不知出了多少生意他皮肉上也不知受了他父母多少毒打的痛苦但是他依着

自己天性從來不因受了外界阻撓便丟了他適性的生涯每日不是尋些亂紙畫幾個鬼不鬼人不人便塗上幾間東歪西倒的草屋時光一年年過去他的天性藝術也一天天進步無論畫些什麼却都能入情入理這也完全靠着他自己的秉性並沒有人去教他指揮他但是他的父母兄弟見他東

塗西抹終是十二分討厭有一次他在他父親書堆上找到一張他父親的小照他便樂不可支翻箱倒櫃尋到一張整幅宣紙磨墨咬筆竟大大臨了一個父親的照像恰巧他母親走過看見這頑皮小孩將着大幅宣紙亂塗得意怒得幾乎直跳上屋脊旋身提起一根門門很很的正要打下去一眼望到紙上不覺手軟了下來一股怒氣頓時冰消瓦解覺得一張丈夫的小像竟畫得大像栩栩欲活幾

乎要跑下來的模樣想自己兒子纔十一歲的年紀便有這般本領向却埋沒了他趁着一股勇氣見了丈夫的面便說要麟兒去從個畫師居然得到了他丈夫的同意

隔不了幾天麟秋已得到他父母的命令在一個畫神像的先生那裏做徒弟了起初十二分起勁幫着他師傅調朱弄粉師傅見徒弟聰明也很快樂盡他的力教他漸漸也使他開相了但是麟秋到這

時候對於畫神像的興味已經不如從前他常常想畫神像是死的天天所畫除了男女的分別差不多完全是一樣映着臨着罷了所以他把積蓄的辛苦錢跑上書坊買了許多西洋畫稿以及幾種關於圖畫的書籍作爲參考覺得那趣味的濃厚畫理的眞澈比了他現在所畫的神像不知超過了多少倍但是這一來他父母雖沒說話那位哥哥竟嘖嘖叨叨的罵了他一頓他想畫是藝術的一種外

國對於藝術是非常崇拜和敬仰的何以我喜歡了畫非但沒有人敬仰我而且還博得一個頑皮小孩的頭銜受他們無數的冷嘲熱罵或者我畫得不好所致於是在日間呆死功課以外還研究他的活動課存着一個絕大志願要做世界上最著名的美術家他自從堅決了他的志願以後不多時他在那畫神像的先生那裏也滿師了他便謝了他師傅自去尋生意可是對於畫神像已經抱

死 後

三

了。一。百。二。十。個。不。願。意。所。以。他。竟。丟。了。他。三。年。的。辛。苦。專。心。竭。力。去。研究。他。的。真。藝。術。天。天。在。一。間。小。室。裏。獨。自。凝。凝。顛。顛。一。刻。兒。閉。着。眼。一。刻。兒。又。提。起。筆。畫。一。陣。連。吃。飯。睡。覺。差。不。多。不。願。意。還。有。一。件。僻。性。並。不。是。他。個。人。的。僻。性。是。藝。術。家。通。有。的。僻。性。在。他。那。間。畫。室。裏。從。不。肯。略。一。整。坪。橫。橫。直。直。堆。了。滿。地。多。是。書。籍。和。顏。料。瓶。等。他。的。可。寶。他。母。親。有。時。看。不。過。了。跑。進。去。替。他。收。拾。收。拾。他。就。大。吵。大。

鬧。起。來。所。以。家。裏。沒。一。個。不。厭。惡。他。的。他。却。樂。之。不。倦。起。初。他。的。作。品。還。有。幾。家。報。館。和。書。坊。以。及。大。商。店。請。教。他。每。月。也。有。幾。十。元。的。進。款。後。來。他。發。了。一。個。奇。異。的。觀。念。說。畫。是。藝。術。那。末。藝。術。要。代。表。一。世。紀。的。文。化。畫。也。應。當。注。意。萬。不。能。還。承。着。十。八。世。紀。的。作。品。在。二。十。世。紀。裏。表。現。算。是。藝。術。他。又。說。畫。和。攝。影。是。絕。對。的。兩。件。事。萬。不。能。把。同。一。的。眼。光。去。觀。察。設。他。作。畫。也。用。着。攝。影。的。眼。光。只。求。

形。像。真。切。光。線。勻。整。那。末。何。必。費。許。多。心。思。呢。乾。脆。的。把。攝。影。器。一。照。不。得。了。也。許。還。要。比。畫。的。真。切。畫。的。第。一。要。義。便。要。根。本。着。藝。術。從。個。性。精。神。結。合。的。一。句。定。義。而。去。表。明。一。件。東。西。或。是。一。個。人。的。精。神。動。作。的。他。自。從。發。生。了。這。個。觀。念。之。後。他。的。作。品。無。論。那。一。家。書。局。報。館。大。商。店。都。拒。絕。了。他。也。並。不。懊。惱。反。而。增。進。了。他。的。興。味。可。巧。這。一。年。社。會。上。發。起。了。一。個。圖。畫。展。覽。會。無。論。誰。的。作。品。都。可。

以與會他便把他的三幅傑作配了極考究的鏡框送到會裏等到閉會以後在日日新聞上登出一段說圖畫展覽會裏孫麟秋的三件奇異作品第一件好像是幅愛情畫不過那兩個人都沒有口鼻耳朵單單生一雙極流利的眼睛第二件是一個歪鼻子的女郎第三件是一個生着三隻脚的軍人這記述的後面還有許多訕笑冷罵的評語但是他並不介意反一陣狂笑他的父母覺得一生對於

死後

他的期望完全空虛便分一些產業與他由他一個人過活再不理會他他見父母由他自己生活快樂得只是亂跳連夜去找了在鄉村地方的一間小屋把他一切寶貴的東西雇人搬了進去自由自在過他的簡單生活竭力研究他的藝術希望做世界上最有名的美術家

有一些產業漸漸的完了他纔想了個善後辦法提着他的畫具四處兜攬但是沒有一個肯請教衣衫襤褸比苦力都不如後來不知怎樣死了一切都由他父母來收拾料理看了他畢生精血的作品又氣又好笑然而究竟自己兒子二十三年的心血不忍拋棄都帶了回去

現在他是死了他是爲了真真的藝術犧牲他一生的他在生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他的

作品。惟積在屋裏。自己稱賞他的。世界上最有名的美術家。一念只在他自己。腦筋裏旋轉。末了。還是餓死了。但是現在他死了三十多年。他的辛苦成績。竟做了他家的窗幃。這天有個畫家。走過他家窗。前覺得好似一個軍人。在他家窗沿上行走。子細一看。却是一幅很奇怪的畫。這畫上的軍人。竟是三隻脚。他研究了好久。有時再打從這裏走過。却變了兩隻脚。再一看。好好的。依舊三隻脚。這樣好幾次。

他纔恍然大悟。這畫是精神結合的。在遇到同一精神的時候。便覺得他的好處。而且在這時候。大家都能知道。藝術是個性精神的結合。一個定義。又碰到了這位畫家的說明。大家纔覺得孫麟秋的作品。是真藝術。竟自幾毛錢的代價。增加到幾千元了。無論那一家報館。或者書坊。都要有孫麟秋的作品。出版纔算榮譽。他不是已經達到了做世界最有名的美術家的志願麼。不過他現在已經死了。

生的辛苦精力。却只博得一個死後的虛榮。還留着一個頑皮小孩。終究餓死的話柄咧。





疑雲

卓●呆●

胡先生道：琴姑並不是我所認得的人。大約在去年四月時，我家孩子正在門外游玩，他從對門的閔家走出來，強贈二三張畫片給我。我家孩子這就是他與我家族交際歷史的第一頁。我母親本來心中只有孫子，於是便到他寄居的閔家去答謝。因此互相往來，連我妻這一向不肯開口的人，一天不見琴姑到來，就要向母親說寂寞、冷靜，咧其親密如此。但是我却不在其例。每日琴姑到我家裏來遊玩時，總先問胡先生在家麼？倘使我母我妻說我在家，他就去了。

若言已往，署中他便安心喜洋洋入我客室，與我家族很親近。獨有我宛如路旁之人，豈但不交語？我連他的容貌也沒正面瞧過。本來也不想一定要看，也不是一定不要看，差不多如鄰家園中開的花，被風吹入我庭中罷了。然而女子決不是非從正面觀看，便難以觀察的。我雖與他很隔離，有時聽他聲音，有時見他側形，後形，照我的想像看來，他實是個活潑者。且有不屈不撓之性質，不知從活潑生出不屈不撓的狀態來呢？還是從不屈不撓現出活潑氣象來？

這一層當時的我還想不到總之他穿片裙與不穿裙時同一步法而且他在學問禮法上大有要想超出世間男子的態度這是不消旁人說明一瞧就覺得的有一天我問我妻琴姑到底修些何種學問我妻說他入醫學校落第了三次很在那裏怨恨着我道是啊近來真是不規則的游玩着我道這學費從家鄉陸續寄來大約家中境況很好的我道打扮得雖考究年紀恐怕不小了我妻道雖說二十歲還不脫孩子氣咧我道女子學醫志願甚佳我道想醫學一道男子尙多極難年輕女子想在醫界上立身不是已脫去普通範圍了麼所以任有要超出男人的態度並不奇異那麼他爲何那樣的要避我呢不問

我要看他不要看他他要避我不要避我總之他既有那種勇氣與奮發心似乎太客氣太膽怯了且與他那種活潑的步法頗不相稱琴姑二三月後仍是我在家時他便逃去若有不得已的要事暗暗進來與我母我妻低聲密談而去我覺得我在家中反蹂躪琴姑與我家族的共有權利心裏很不安母親對於琴姑不肯近我的理由曾下解釋道你臉上太板所以琴姑怕了我妻到底呼吸些新時代的空氣的說道他裝得很謙遜其實自誇之心恐怕不小現在的女學生大半像野生植物往往怕被人批評他短處的我妻的評判也不確實其間時間的效力非常利害宛如最初的十日到二十日二十日到一月有

極細微的變動外形上我與琴姑毫無進退心與心竟生一種無法說明的微細變動確是事實如水上樹葉無風無浪自然移向岸旁去了肉眼却看不出一分一釐的如樹葉自身也不覺得的微細動搖漸漸接近我二人若途中相遇雙方無言不過姿勢很正行禮而已不知何時起稍離開規矩眼角旁含着一點笑意了其次不獨眼角滿面現出笑容行禮倒幾乎忘却這不是二三十日的短時期乃大約半年間的變動其微細可想而知了琴姑只消我不在自朝至暮在我家中對着孩子有時愛如胞弟有時與他爭鬧但飯時一定回去這麼十幾分鐘所以倘使不知我家詳細之人覺得我的母像是琴姑的母我

的妻像是琴姑之姊我的小兒像是琴姑的弟弟連我這路旁之人也略有些相熟了

七月中炎威逼人之際友人邀我同游西湖出門了一星期琴姑連夜間也宿在我家中回來時我乘車到家第一個瞧見我的就是他嚷道呀胡先生回來了他去通知我家族自己便逃回去這算什麼呢并且這一天晚上因着我旅行回來我妻特備佳肴我發議邀琴姑來同餐母親也叫他他總不來我便不快忙在紙上寫道既厭惡我今後可勿來我家命小兒挈去我雖戲言他究竟是年輕人當我真怒只得慢吞吞過來於是一同晚餐我纔到家中自然異常安適心中一快活方始對對面坐着的琴姑臉上

一。瞧。琴。姑。也。用。一。雙。有。光。的。眼。迎。我。目。光。他。很。沈。靜。
的。說。道。旅。行。疲。乏。了。麼。皮。色。也。很。黑。咧。我。想。他。見。了。
面。能。如。此。沈。靜。爲。何。一。向。要。避。我。呢。我。更。不。明。白。了。
即。道。並。不。疲。乏。不。過。太。熱。些。他。道。這。二。三。天。此。地。也。
很。熱。伯。母。對。不。對。我。母。也。和。着。道。是。啊。於。是。我。談。了。
些。路。上。的。話。暗。暗。窺。看。琴。姑。眼。色。他。忽。道。胡。先。生。可。
有。什。麼。有。趣。的。事。我。道。一。星。期。的。旅。行。那。裏。會。有。什。
麼。呢。……說。時。笑。着。取。起。杯。子。來。琴。姑。忙。替。我。斟。滿。
我。樂。極。了。故。意。問。道。琴。姑。你。爲。何。很。厭。惡。我。呢。我。如。
此。戲。言。似。的。說。着。他。用。力。道。胡。先。生。那。有。此。事。我。很。
喜。歡。先。生。我。即。道。那。麼。我。在。家。時。怎。麼。如。鼠。聞。貓。聲。
急。急。逃。去。了。琴。姑。笑。道。不。是。的。說。時。低。着。頭。不。語。我。

問。道。那。麼。什。麼。緣。故。你。且。說。來。他。一。時。答。不。出。對。我。
妻。看。了。幾。下。說。道。未。得。夫。人。許。可。無。端。親。近。着。是。不。
好。的。我。一。聽。覺。得。他。全。是。因。我。妻。在。旁。不。敢。與。我。交。
談。此。話。是。他。真。意。麼。我。以。爲。此。外。尙。有。理。由。咧。但。是。
此。時。我。心。中。很。樂。如。沙。漠。中。疲。倦。之。旅。客。得。了。一。掬。
清。水。在。某。種。意。味。上。可。稱。戀。愛。不。過。這。不。是。青。春。熱。
烈。之。戀。愛。又。不。是。以。性。慾。爲。本。位。的。卑。劣。戀。愛。我。妻。
接。着。道。何。用。我。的。許。可。儘。你。自。由。出。入。便。了。我。想。如。
此。活。潑。的。姑。娘。能。朝。夕。在。我。旁。邊。我。四。十。歲。的。老。朽。
精。神。不。知。要。添。多。少。活。氣。琴。姑。的。容。貌。舉。動。大。足。以。
安。慰。我。心。他。又。問。我。妻。道。當。真。不。妨。麼。我。妻。道。不。妨。
的。胡。先。生。最。喜。年。輕。人。我。妻。無。意。的。說。着。且。對。我。一。

聽我偏偏看見他眼旁的皺紋琴姑道那麼從明天起專在先生在家時過來鬧得先生討厭罷琴姑的說話中大有契約的語氣我道不打緊我最喜琴姑那種活潑獨立主義的女子琴姑方始很安心的點頭再斟着酒道那麼我常常過來罷既不怕我這種亂暴女子先生爲何一向一點不肯近我呢我笑道你自己很厭惡我男人怎麼可以毫無客氣的向小姑娘多說話呢琴姑道什麼小姑娘我是三次落第的失敗女學生我道三次希罕什麼一點不必擔心琴姑道替我落第表同情的只有胡先生了談話就是這一點照琴姑的說話看來他很想我去親近他這是他的真意麼不管有意無意這短時間的問

答把我二人間橫隔着的幕已除去了。

後來琴姑的態度竟膽大妄爲更發揮男性的天性咧他口中說得了夫人許可來的一切都不妨事我妻自然也在旁邊他此語如奉金科玉律到處應用早晨我正在默思時或是我查考書籍時寫信時算賬時或與友人閑談時他不顧什麼趕到我書房中將報紙亂翻或提筆亂書或高聲歌唱可謂無秩序極了真不像個小姑娘這種樣子怎能學習醫學呢我心中雖奇怪並不覺討厭也不以爲無禮不過總當是放蕩得比頑童還利害罷了我這年近半百的人見了他的動作姿態實是無味的生活上添許多趣味二人一日親近一日我竟愛起琴姑來了然而

這。不。是。許。多。小。說。家。筆。上。所。說。的。戀。愛。他。的。亂。暴。我。反。喜。歡。他。的。活。潑。我。更。合。意。只。希。望。天。天。能。够。接。近。他。我。旁。晚。出。去。散。步。他。也。不。管。我。妻。在。不。在。說。道。先。生。一。同。去。罷。今。夜。月。色。甚。佳。只。消。我。一。答。應。他。跟。着。我。就。走。那。時。我。妻。也。不。說。什。麼。很。樂。意。的。授。帽。子。與。我。且。道。琴。姑。交。給。你。了。琴。姑。也。火。然。道。收。到。以。先。生。跌。了。我。當。負。他。回。來。我。妻。尚。未。進。去。他。與。我。並。着。肩。一。壁。說。說。笑。笑。一。壁。走。去。我。妻。見。了。心。中。不。能。不。生。一。點。兒。女。子。應。有。的。黑。影。我。一。點。不。覺。什。麼。此。時。的。琴。姑。已。不。是。孩。子。的。朋。友。母。親。的。朋。友。是。我。一。人。的。朋。友。了。同。時。與。我。妻。反。如。不。相。識。了。然。而。面。子。上。仍。是。談。談。笑。笑。同。伙。同。食。心。上。很。相。隔。幾。成。了。仇。敵。我。

眼。中。看。來。真。已。成。仇。敵。有。一。天。我。患。疝。氣。躺。着。琴。姑。趕。過。來。也。不。與。我。母。我。妻。說。什。麼。到。我。牀。前。說。道。先。生。有。病。麼。今。天。我。來。了。朋。友。所。以。來。遲。了。什。麼。病。呢。他。說。得。仍。是。很。有。精。神。我。道。不。打。緊。的。前。幾。天。身。上。發。冷。有。些。疝。氣。琴。姑。道。疝。氣。是。很。平。常。的。老。實。病。我。來。摩。擦。如。何。我。便。道。不。必。摩。擦。你。且。診。診。如。何。琴。姑。即。忙。診。脈。他。讀。了。幾。冊。醫。學。書。見。人。家。有。些。不。舒。服。就。要。替。人。家。診。脈。的。這。一。天。琴。姑。替。我。診。脈。摩。擦。他。動。作。中。或。有。很。不。穩。當。之。處。那。是。後。來。我。妻。向。我。大。大。攻。擊。我。纔。覺。得。我。是。無。論。何。時。很。覺。夷。然。說。恐。怕。是。你。猜。疑。琴。姑。那。種。動。作。實。是。先。天。的。沒。有。什。麼。希。奇。我。口。氣。中。略。有。鎮。壓。之。意。我。妻。更。為。激。烈。即。道。不。

行我此刻很厭他了。你表面雖裝得無事，琴姑在旁時與不在旁時，你的眼色很不同。我雖笨，這一點總懂得。我妻已含着淚，大有欲抗之狀。我妻本是寡言的人，到他一開口時，便很猛烈，非貫徹他的主張不止。琴姑又是好勝亂暴的，女性女子，我所怕着，恐怕他們不要感情衝突，以致破裂。即答道：「那麼你眼中覺得我對着琴姑有什麼意思？麼？你想到我年紀也可以明白咧。」我妻道：「我是瞎子，琴姑那樣聰明的年輕人，就是在我眼前做什麼，我也不能覺得我想方纔琴姑來替我診脈，摩擦我妻，隔看中間一室在那邊做針線，他要看也未必看得見。婦人特殊的猜疑，眼力能穿牆透壁，比X光線還銳利麼？」我笑道：「你真

難了。那麼去叫琴姑來，三面質對罷。」我妻道：「天下那有自己肯認罪惡之人？」我妻已斷定我與琴姑結着可怪的關係咧。我不能不做作怒容道：「什麼罪惡？心中以爲事實上我與琴姑一點也沒有他所猜疑的罪惡關係。此事一入琴姑耳中，我就很對他不起。我妻答道：「你當不是罪惡麼？」我道：「形成罪惡必有形成的要素。」我妻道：「要素很充足。」我這笨人也瞧得出了。我道：「這是你的猜疑，你以爲男與女在一起戀愛就會成立麼？」我的精神還沒墮落到這步地位咧。你放心罷。我妻見說不過，我很不滿意的去了。幸虧母親已帶着孩子出去買物，衝突就此告終。再過二三日，我覺得不好，只是缺席，便打算抱病出去。琴姑仍是

很活潑的進來叫道：「胡先生今天要出去了麼？」我道：「雖未全愈，姑且出去試試。」琴姑道：「不可勉強待我來診脈罷。」我因前天我妻的埋怨，縮着手不敢伸出。來琴姑趕過來，強拉我的手診脈，不料恰巧我妻拿着衣服走來對我二人一瞧，我與他做了十幾年夫妻，從沒見過那樣可怕的眼光，暗想：「不好急急穿好衣服逃也似的出去。」心中只想要回去時沒有衝突，纔好在署中一天，只是掛念着此事。署長一雙很威嚴的眼睛生來可怕，一見便想起我妻的可怕眼色來。雖自己毫無虧心之事實，在不安了一天。難道我天性適合那種平凡無味的家庭的麼？自己退一步，心底裏宛如發出一種聲音，鼓勵我道：「不可如此沒。」

長進別抱，退志這聲音極像琴姑之聲。一到四點鐘，公事已畢，走到街上等候電車。忽然背後有人叫道：「胡先生，我回頭看時，原來是琴姑頭也未梳，眼圈紅着，裙也不穿，我尚未啟口，已有些明白。同時又想起我妻的銳利眼色來，即問琴姑：『往那裏去？』這是我有意要把話頭移開。琴姑道：『我並不往那裏去，出了一件大事了。』我驚問什麼大事。琴姑道：『胡先生，我們此刻且往那一天帶孩子去游玩的公園裏去。如何？』我道：『去也無妨。』到底出了何事？說時我已向着公園徐步。琴姑道：『胡先生的夫人……我淡然道：『他怎樣呢？』琴姑道：『事情鬧得很大，想不到他是那樣氣量小的人。』我打算明天要搬咧。此刻在此尋屋，我聽到這裏。」

一切俱已明白。即道：「與我妻衝突了麼？」琴姑道：「夫人。不然。說出那些話來說我。雖是個腐舊的人。究竟是正式之妻。你要交際。須有相當之禮法……我實在吃驚不小。我在學校中。尚且大家說我舉動亂暴。作事雜亂。我自己也曉得沒有規矩。這是天性無法可施的。夫人到今天怎麼忽然將我羞辱起來了呢？他一定以爲先生與我有何可怪。關係我也總不致把先生那樣的人……說至此。便糊糊塗塗的道：「我雖不懂規矩。斷不會與有妻有子的人……說時二人已入公園。只見樹陰覆在眼前。天空俱是灰色之雲。我暗想：這與我今天的心地相似。答道：「他要疑任他。疑便了。何必慌得要尋覓房屋呢？」琴姑道：「我不願意。」

所以我起初先得了夫人之許可。然後與先生交際的。琴姑自己也很理由。我道：「是啊。你毫無惡意。我回去一定警戒他。你別介意。」琴姑道：「我不介意。無奈夫人已當我仇敵。我道沒有什麼事情。一明白就無事了。二人入飲食店中坐定。此時游人尚少。頗可談話。琴姑連連喝酒。我很覺意外。他道：「今天是送別會。多喝些也無妨。」我道：「別說這掃興的話。你當真要搬麼？」琴姑道：「當真要搬。先生是仍舊要交際的。」我道：「事雖如此。你若搬往他處。我略有些……我心中不願琴姑遠離。好得又無人在我家中興波作浪。總有方法可以鎮定琴姑。一往他處。決不會再回來。我這與生活苦鬥而疲勞之人。喝這一些兒葡萄酒。誰說無。」

用我無論如何受痛苦非把琴姑留在旁邊不可此時琴姑聽了我末一句訝道先生說的什麼我道沒有什麼不過琴姑一去我家宛如燈上滅了火咧琴姑道如此夫人一定大窘這時我已有些醉意心中真覺得如燈將息火了又問道琴姑真要搬去麼琴姑道難道我不到府上先生有些憶念麼琴姑天真爛漫的說着我就把心事直言道非常的憶念琴姑道何謂非常我道我心中悲傷得說不出口琴姑想着發出一種從未見過的喜悅羞恥之色來暫時默默沈思一回兒道爲着我這種人累先生抱不白之冤很覺不安還是我搬往友人家裏去罷這時候我也沒有再留他的話想到我妻不知用怎樣猛烈的

手段對他實在可怕極了二人將出公園門我與琴姑告別本當一同回去只得我獨自在園中寂寞的樹下散步罷打算想想我家與琴姑衝突的原由咧琴姑問道先生不回去麼我道時已不早索性往友人家裏去走一 咧你呢琴姑道如此一同走到軍車處去罷我道且在此告別你也應當再把他細想一下琴姑道我已沒有改變念頭的餘地了我道別太過分我代我妻謝罪罷當真我心中恨不能跪在地上求他不要遷居琴姑道不妨乘此機會搬家我反可以比以前來得自由的與先生交際琴姑說了這一句話我腦中宛如電光一閃頓時心地爽快差不多服了清涼劑咧我等

他上了電車送他後影再行回進公園在四面徐步心中雜念交集時將日暮一陣晚風很冷的吹上臉來方知已交秋令這是一年之秋人類一生之秋就是四十歲這一步我已踏入老人界內了那裏能夠得着嬌妻嫉妬的那種樂而甜的戀愛愚極愚極我擡頭從藤棚下一望天上星光覺得這明明是夫妻一雙銳眼

我欲歸家心中很不安髣髴將入虎狼之穴又不能永遠不歸的何況又在病中消磨到九點鐘方始到家我妻已與孩子先睡說是頭痛倒也大幸母親一人在燈下縫衣一見我面即言方纔琴姑來告別你沒遇見麼他說今夜要搬往學校附近去咧我即訝

道今夜麼暗想琴姑那種好勝的性質也難怪他這也是對於我妻的一種對付母親道他又叫我向你轉言告別我道爲何如此急急呢難道有什麼事故麼母親道……原因恐怕也沒有什麼意思的……母親留心着我妻睡在鄰室不便多說即問你晚飯怎樣了我道晚飯吃過了他（指妻）什麼不舒服暗想平日我回來從沒有不起來獨有今天如此大約怒氣尚未消滅母親徐徐道……大約吹了些風……其實我出門後所發生的事母親兩面都不好說什麼一定沈默無言我也不問本來又不是可以向母親打聽的事我妻在鄰室一定雙目炯炯的對這裏瞧着我心中暗道往往老婆愈擔心丈夫那丈夫

愈○易○被○別○的○婦○女○牽○引○實○是○可○喜○可○賀○之○事○
總○之○我○妻○與○琴○姑○衝○突○之○結○果○琴○姑○一○搬○形○式○上○總○
算○完○結○我○妻○大○約○就○此○算○得○了○最○後○之○勝○利○了○我○與○
琴○姑○所○得○之○報○酬○乃○更○強○的○大○有○誠○意○之○秘○密○握○手○
倘○使○這○些○事○情○瞞○着○自○己○之○妻○便○犯○了○神○人○共○憤○的○
罪○惡○那○我○就○甘○心○受○神○人○之○罰○實○在○不○能○不○瞞○過○我○
妻○不○但○怕○他○一○雙○銳○眼○并○且○近○來○琴○姑○也○常○常○向○我○
說○道○胡○先○生○什○麼○事○都○必○須○在○夫○人○前○秘○密○着○想○不○
到○琴○姑○也○變○成○那○種○小○姑○娘○的○態○度○來○了○豈○不○奇○呢○



破盆與傀儡

(廣 變)

李合肥出使日本一日。赴某大佐宴。同席皆日人。時
語侵中國。合肥不與較。須臾。大佐取桌上破盆擲而
碎之。笑曰。The China is broken by me (按此語
雙關。表面上謂此磁器爲我所碎。實則意謂中國爲
我所滅耳。)座客皆大笑。合肥之隨員以告合肥。合
肥微笑。從容取一小傀儡出。以示座上客曰。諸君知
此男乎。女乎。客皆曰。男也。合肥一舉手。則此小傀儡
之面忽驟更爲女。合肥怡然顧座客曰。非真男也。實
女所假扮耳。(假扮乃「Pretend」譯音)大佐固解中國
文者。大慙。合肥之隨員亦皆大笑。



送行

吳靈園

九點鐘了。輪船還沒開。大艙裏已經擠滿了百十來個客人在那裏紛紛議論。有幾個得着了消息。坐定不響。有幾個要問船上水手。只見水手半個影蹤。老帳房翹着三牙鬚。吸着水煙管。只是在帳房門邊踱來踱去。探頭探腦的望。

的。開人內中夾雜兩個水手指手劃脚在那裏闊論高談。可惜隔了一層玻璃。堵住了音浪。不能聽出他們談論的是什麼。正要回頭耳邊却反鑽進一個乘客的聲浪：『原來是等那出洋學生』。那個客人瘦削。中年。正全對坐一個近視眼少年。開始問答得了。這一句話。那少年便接着道：『出洋的』。

你道是誰。便是賴百萬的第二兒子。賴百萬因爲自己生意出身。現在雖然積着幾十萬家私。沒個好子弟。心慕那文明的虛榮。硬派這兒子到上海讀書。將有四年了。據說這四年裏頭換了三處學校。現在竟要出洋。也可以說不辱門楣。替賴百萬掙上了許多榮光。唉。瘦削中年道：『你嘆氣。難道他的兒子不聰明啊。爲什麼又成功出洋。近視眼少年擠擠眼。左右兩旁探了探面上。強笑似的答道：『誰說不聰』。

明○賴○百○萬○的○幾○個○兒○子○我○都○認○識○
 雖○算○不○得○上○智○也○可○以○算○有○中○等○
 質○地○這○種○質○地○假○若○在○貧○苦○人○家○
 磨○鍊○起○來○未○始○不○可○以○有○爲○但○是○
 出○在○他○有○財○私○的○人○家○任○心○隨○意○
 無○可○磨○鍊○就○是○上○智○也○要○變○個○下○
 愚○而○況○乎○中○等○質○地○呢○這○出○洋○的○
 叫○做○賴○莊○賢○他○還○好○總○算○有○志○氣○
 不○至○於○埋○沒○但○是○因○爲○要○從○他○父○
 親○的○訓○導○成○個○多○才○多○藝○的○博○士○
 也○可○以○他○日○借○之○登○臨○貴○顯○不○致○
 於○死○作○守○財○奴○故○而○先○到○上○海○進○

了○個○英○文○學○校○讀○過○二○年○改○換○了○
 學○校○又○讀○一○年○法○文○去○年○再○改○讀○
 德○文○進○了○這○上○海○有○名○的○叫○做○重○
 德○醫○工○學○校○原○是○歐○戰○後○由○我○國○
 派○人○在○德○人○手○下○接○辦○上○的○全○那○
 孟○母○三○遷○的○故○事○總○算○至○於○末○次○
 定○了○到○今○剛○巧○一○年○適○當○那○德○國○
 和○我○國○新○修○舊○盟○要○在○校○裏○派○幾○
 個○學○生○去○傳○授○他○們○的○工○業○智○識○
 回○來○應○用○以○便○將○來○易○於○聯○絡○情○
 誼○這○姓○賴○的○兒○子○把○名○字○應○上○了○
 想○出○去○游○歷○一○次○博○個○出○洋○的○虛○

名○原○不○費○校○裏○什○麼○津○貼○回○來○問○
 他○父○親○拿○了○五○千○個○馬○克○今○天○出○
 去○先○到○上○海○候○船○放○洋○呢○但○是○爲○
 什○麼○現○在○還○不○來○大○約○時○光○已○有○
 九○點○半○了○
 冷○眼○先○生○假○裝○不○見○的○背○後○聽○着○
 到○這○裏○碼○頭○上○閒○人○水○手○一○時○俱○
 回○轉○身○向○外○邊○街○上○伸○着○頭○望○情○
 知○那○話○兒○將○近○來○了○慢○慢○的○挨○到○
 梯○門○旁○邊○一○面○張○一○面○仍○在○那○裏○
 聽○瘦○削○中○年○說○道○果○然○有○錢○的○終○
 究○是○便○宜○沒○有○錢○學○問○好○那○裏○容○

易出洋啊。官費有限。能受着津貼的。有幾個。津貼的時光。成績。可以說不壞。到底成就。麼。終究也在變態裏頭。不能決定。却教一般貧苦的。沒勢路的。生生埋沒了他的天才。現在你看社會上的需要。不是多重出洋學生麼。和以前的取重科舉。有同樣的情弊。我也不知他的利益在那裏。

頭起脚伸長了頭頸。這不知有着軍隊過麼。一面想一面又聽那近視眼少年笑應道。老兄這幾句話。一半也不中聽。據我意思。子弟生在貧苦人家。正所以成就他的磨鍊工夫。決不致於埋沒天才。像古今來屈指可數的大人物。有幾個生在富貴家庭裏頭。現在社會雖重虛榮。那虛榮終是靠不住的。你如果真有實學。患什麼不用……話言未完。艙裏客人早多覺得外邊一時鬧熱起立的上去的紛紛。

雜雜四面探望。冷眼先生在門邊讓路。也無心聽下去。就跟随着人家走上甲板。覓個當兒。靠邊立着。原來甲板上。烟棚上。人都滿了。船頭上候着一羣水手。安排好七八十個。高升五六千的小鞭炮。預備點放。對面大石橋頂人頭簇簇。盡是看熱鬧的軍樂隊。捏着喇叭。捧着銅鼓。學生隊。個個灰色制服。臂上釘着紅布。寫着歡送兩個綠字。教員隊和幾十個衣冠齊楚的親友。忙着招呼。水手

送行

四

搬移行李足足有三四百人在碼頭沿岸圍困着一個未成官派的出洋學生年紀約摸十九歲全套西裝笑吟吟的在那裏和教員們一一握手有個教員生的個腰曲背捏着出洋學生的手足握了二十分鐘纔放那親熱的程度是不用說了一個候補封翁的賴百萬留着八字鬚容貌倒也清癯跟在背後只是打圓轉向幾個衣冠齊楚的親友點首示意大約眼睛裏頭還沒見到教員們和木偶般

的學生貧苦的閑雜人不許在裏頭夾雜早被那兩個黃衣警察用棒驅逐開了聲音鹿亂那裏辨得出水手擺正跳板候在兩旁一個在船頭上燃着了紙捻火只等鳴鑼放炮

老封翁幾個衣冠齊楚的親友和握手教員另外一個長頸教員旁邊看客趕過一處出洋學生回身向碼頭上大衆笑吟吟的口裏只說多謝諸親師友盛情不敢當請回步罷碼頭上教員隊裏一個大嗓子已預備着喊聲行禮那二百個木偶聽見號令亂闐闐連忙對着船行了一鞠躬哈哈那出洋學生老封翁天然不能不還答弄得那幾個乘客望了手足無措也有不知不覺跟着向碼頭上鞠躬

閒話的瘦削中年耳朵邊只聽得搖山倒海幾百個人不約而同又是一聲吶喊什麼叫做『好啊萬里平安』冷眼先生在旁腦筋裏隱隱起了一陣衝動似乎眼前顯出『好啊名利雙全』六個字的痕跡不覺面頰上皺了一皺鼻管裏輕輕出了一口氣送進官艙船頭上數千鞭炮接連着劈拍爆響那幾個大高升引着了火礮的直竄入半空散花幾朵牌的落下來有沉在河中的去

報告龍王好在太平洋裏預備迎接有的到着橋頂上去趕散閒人比較平常格外高響那烟棚上乘的鄉下小兒嚇得緊掩耳朵哭喊媽媽兩岸臨河開窗的看着歡喜卻議論說是現在出洋讀書回來就好做官以前攷中狀元恐怕也沒有這樣氣概唉果然現在的出洋學生是以前的狀元以前的狀元靠本事萬難得到多不過一個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這許多這裏鄉下我也幸而見着了哈哈冷眼先

生無福消受不免舊病發作一時胸前煩悶趕即進艙靜坐只見那近視眼少年低着頭獨自在那裏打盹他想倒與我脾氣還合也不去留神岸上怎樣大眾怎樣隔着一片時心纔定些船身跳了一跳接着破舊的汽笛抽長了似乎在那裏歎氣一般船頭水手叫喊着快些快些大眾陸續回艙也許是船要開了碼頭上的軍樂嗚嗚咽咽的重新吹打起來漸漸離岸漸漸前進窗外人縫裏隱約見得碼頭

上的送客帽巾不住的搖舉一個。率領學生專誠迎送的班長長頸先生高高伸挺了頭頸兩眼望着。

船如全鶴立雞羣似的最易辨識。歡呼的聲音寂止高升猶在那裏。礮牌的上下竄落起散閒人報告。

龍王唉出洋學生是去了。候補老封翁雖然陪着全去轉眼就要回來祭祖嘅。

說苑拾零
毒波

某筆記載。王鳳洲值唐荆川於朝房。荆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耳。荆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滲墨印刷。奉之荆川。荆川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云云。今日我輩撰小說。亦正是旋撰旋刊。石油調墨。亦不殊毒水。何與撰金瓶梅者。如出一轍。或云。今之小說。淫穢如金瓶梅。亦正不少。誘惑青年。墮落道德。毒豈在金瓶梅下。思之悚然。



張碧梧

偏愛

趙琴仙夫婦雖祇是四十多歲的人。兩個兒子却已娶了媳婦。親戚朋友都稱贊他們福氣好。祇是他們家庭中充滿了乖戾之氣。眼看着這單純的家庭已顯出破裂的朕兆。但是他們老夫婦仍舊不明白。這個所以然。還是各逞脾氣。兩不相讓。好似催迫這破裂之期。早早實現。

趙琴仙的大兒子名叫孟蘭。次子名喚仲蘭。兄弟倆相差祇有兩歲。面貌很相像。身體長短胖瘦也差仿不多。有如孿生的兄弟。孟蘭出世的那年。琴仙恰巧補上實缺。知事一任三年。很饒了些地皮。積下幾萬元的家產。婦女人家本最迷信。因此琴仙的夫人就說孟蘭的命運好。是個興家之子。於是就非常溺愛他。但琴仙不以這話爲然。說是做官賺錢是自己的鴻運。和本領與兒子無干。他見仲蘭的脾氣比較孟蘭略爲敦厚些。一張嘴很爲靈活。能說會道。愛子之心就完全放在仲蘭身上。老夫婦各愛着一個兒子。免不了常爲兒子們身上的小事吵鬧起來。久而久之。並且各人懷了意見。夫婦的愛情上就起了一層黑雲。終身也不能消

散人家常說生育兒女足能固結夫婦的愛情像孟蘭和仲蘭却真個是父母間愛情的障礙物了。

孟蘭和仲蘭幼時本不知父母有這樣存心兄弟倆到很和好日常在一處頑耍從未會打罵過一次有時孟蘭有好頑的東西就喊弟弟來同玩仲蘭得着美味的食物也得喊哥哥來同吃兄弟們的天性本來應當如此但是有一次孟蘭的母親給他一盒什錦糖孟蘭高高興興捧在手中要去喊弟弟來兩下裏分吃他母親却攔住道你祇管吃便了你父親給你弟弟吃的頑的東西不知多少你弟弟爲何不來喊你正說時仲蘭一步一跳的來了見了哥哥手裏的糖就向他討母親喝道你去問父親要這是我給

他的仲蘭眼望着糖不肯走母親就將他一推又打了一下仲蘭自然哭了父親聽見哭聲連忙起來問明事由很爲動氣伸手把孟蘭手裏的一盒糖奪了過來遞給仲蘭又拍拍他的背心道別哭了吃糖罷以後你要甚麼吃來向我說別和他們搶接着又罵了孟蘭幾句罵他做哥哥的不知讓些弟弟聲色俱厲把個孟蘭也嚇哭了母親忍耐不下一面哄着孟蘭一面說他丈夫太偏心不該這樣欺負孟蘭琴仙也批評他夫人許多不是兩口兒越說越氣就吵鬧起來琴仙恨恨的道你說我欺負孟蘭老實說我是不喜歡他我是喜歡仲蘭你待怎樣他夫人也怒生生的道但是孟蘭就是我的命你虧待了他我定不

答應又指着仲蘭罵道你放小心些你若是仗着父親的勢欺負你哥哥我定要了你的命嚇得仲蘭緊靠父親站着動也不敢動孟蘭見爲了自己惹得父母大吵大鬧心裏也很害怕又見父親強銳的眼光直射在自己身上胸頭更是別別亂跳低着頭站在母親旁邊一隻手還拉着母親的衣角

小孩子們的心性是變動無定的善惡優劣都隨着環境的情形轉移的起初孟蘭和仲蘭彼此都很要好這原來他們與生俱來的天性如今見父母各愛護一人在他們兄弟間分出個你我之界於是他們幼弱的腦筋裏就深深留下這個印象無意之中却各懷着意見再則孟蘭看見父親都是氣生生的不

是不理睬自己就得罵上幾聲他覺得父親真可怕自然依在母親的膝下仲蘭却不能看見母親的笑臉樂得去受父親的疼愛一對好兄弟就此日見生疎絕無從前那番友愛的神情和事實了

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孟蘭仲蘭都已十幾歲了知識既開這會受惡化的腦筋更自動的生出些惡念這時他們早忘却了手足之情相視幾如仇敵一般孟蘭心想父親爲了仲蘭就不喜歡我害得我受了父親多少罵多少打若非母親護着我早就得被父親打罵死了這都是因仲蘭而起的呀仲蘭心理也是這般想他以為所以失掉母親的歡心必是孟蘭挑撥的因此二人心裏懷滿了嫉妬和怨憤

琴仙既喜歡仲蘭穿的吃的和用的都不肯委屈他。琴仙更有一種用心想叫孟蘭見了自嘆不如。所以仲蘭的衣服都很美麗。買零物吃的錢也不愁缺乏。有時還在孟蘭面前有意賣弄。問他。有是沒有孟蘭恨極了。就向母親討索。母親又豈肯委屈了他。就將自己的私房拿給他。用孟蘭的手裏也就很活動了。孟蘭的性情本很浮動。方始成人。就在外面游蕩。又交接上幾個惡根性的朋友。更是呼朋引類。非賭即嫖。嫖賭的費用都仰給於其母。他母親雖曉得他有這些失當的行爲。但一則溺愛他。二則怕被他父親知道。笑自己心愛的兒子。這樣不學好。所以藏在心裏。一字不題。祇管將自己的私房暗給孟蘭浪用。孟

蘭能個子取予求。又察出母親的心理。就格外膽大。越發肆無忌憚了。何如他母親的私房畢竟有限。禁不起他多時的浪用。就已告罄。但孟蘭還有若干的虧空。不能彌補。於是這年事終被琴仙曉得了。琴仙不禁大怒。但並不罵孟蘭。却向他夫人冷笑說道。孟蘭是你的好兒子。呀。怎麼這樣不替你爭氣。他用下虧空。你替他還清。我是不管的。他夫人說不出私房已被孟蘭用完。却仍強嘴道。少年人那個不多用錢。這算甚麼希罕事。而且你平日不給他一個錢。他自然在外面欠下虧空。你不替他還。我就替他還清。便了。他是我心愛的好兒子。我在他身上多用幾個錢。是心服情願的。琴仙又冷笑道。虧你還把他喊做

好兒子呢。據我看來簡直壞到極點了。若像仲蘭那樣循規蹈矩。纔真是好兒子呢。他夫人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且慢這般說。前幾天我替孟蘭算命。據瞎先生說。他是交了壞星宿。方纔有這一時的糊塗。我已託了這瞎先生。請他設法退送。至遲不到月底。他就可脫了那壞星宿。包管是個極好的少年。瞎先生又說。他的八字生得委實是好。應當落地後就主大貴。我想這話一些不錯。養他的那年。你不是正做知事麼。你沾了他的福。虧你還不歡喜他。我到要看看你的好兒子。究有甚麼好處。琴仙道。你說他好。我偏要罵他。壞你待怎樣。他們夫妻倆鬧了一回。嘴都有些動怒。就又吵了一場。結果便宜了孟蘭。原來他母

親負着氣。兌換了幾件首飾。替他把虧空還清。咬定牙關。不肯說他半個壞字。口口聲聲還是稱好。不止仲蘭見孟蘭那樣浪用心。實不甘想照這樣長久下去。母親的內囊必然被他用個精光。難保母親不再暗中剝削父親的錢給他使用。可是家裏的錢是我們二人共有的。他用去十文。就有我分內的五文。他任性亂用。我不是大吃其虧麼。我是獸子麼。我有錢不會用麼。必得趕快想法抵制他。不可或是我也亂用。扯個平均好。叫他佔不着便宜。我也不致吃虧。但仲蘭怎肯耗費腦力去想那個抵制的方法。所以他採取這平均之法了。

無論甚麼人學好很難。學壞是很容易的。仲蘭既存

下。這。個。心。就。專。幹。些。浪。費。金。錢。的。事。還。學。上。一。種。本。領。是。孟。蘭。不。可。及。的。就。是。吸。鴉。片。烟。烟。癮。且。很。大。在。現。在。這。鴉。片。烟。價。如。黃。金。的。時。候。他。每。天。必。吸。三。塊。錢。方。能。過。癮。他。又。騙。他。父。親。道。哥。哥。仗。着。母。親。的。溺。愛。一。味。的。不。肯。上。進。喜。歡。嫖。賭。家。裏。雖。有。些。產。業。但。恐。也。不。敷。他。多。少。年。的。浪。用。父。親。年。紀。大。了。這。維。持。家。業。的。責。任。說。不。得。我。來。負。了。所。以。我。想。在。社。會。上。活。動。活。動。多。結。交。幾。個。好。朋。友。將。來。遇。着。機。會。就。可。出。去。辦。些。事。業。但。這。交。際。費。用。必。須。父。親。給。我。琴。仙。聽。他。這。番。話。心。中。很。爲。快。活。笑。嘻。嘻。的。道。虧。你。想。得。這。般。深。遠。真。不。愧。是。我。的。好。兒。子。你。要。錢。用。時。儘。管。向。我。說。我。立。刻。給。你。便。了。唉。你。們。兄。弟。倆。一。樣。是。我。

的。兒。子。怎。麼。孟。蘭。日。趨。下。流。你。却。力。圖。上。進。呢。這。都。是。你。母。親。的。不。好。把。孟。蘭。縱。容。到。如。此。你。是。我。的。好。兒。子。我。的。大。希。望。就。在。你。身。上。仲。蘭。道。父。親。放。心。我。定。替。父。親。爭。口。氣。便。了。說。着。接。連。打。幾。個。呵。欠。眼。淚。鼻。涕。一。齊。流。下。來。再。也。坐。不。住。就。急。急。的。出。門。去。了。琴。仙。雖。曉。得。仲。蘭。既。嫖。且。賭。但。以。爲。這。本。是。交。際。場。中。不。可。避。免。的。事。仲。蘭。既。想。在。社。會。上。活。動。若。做。個。道。學。先。生。怎。能。軋。得。上。朋。友。所。以。琴。仙。並。不。阻。攔。他。但。聽。說。他。吸。鴉。片。烟。心。裏。也。有。些。不。願。意。背。地。裏。也。會。說。過。他。幾。次。怎。奈。仲。蘭。起。初。不。肯。承。認。後。來。也。就。承。認。了。却。說。既。已。吸。上。了。癮。戒。除。很。不。容。易。萬。一。鬧。出。病。來。如。何。是。好。琴。仙。心。想。這。話。不。錯。我。祇。有。他。心。

一個心愛的兒子。若真個害了重病。甚至有了不測。我也就沒有生趣。而且這件事鬧出去。還得被他母親笑話。不如我就裝個不曉得罷。好在這鴉片烟的費用也還有限。他若能因此結識上幾個好朋友。做出一番事業。也還可得償所失。我何能顧近忘遠。因小失大呢。

迅速真如白駒過隙的光陰。把孟蘭仲蘭都催着長大。成人已過了二十歲了。琴仙夫婦各人都忙着替心愛的兒子娶親。孟蘭娶親的時候。他母親要格外鋪張。增他兒子的光采。但琴仙不肯答應。說像他這樣不學好。替他討親已屬多事。還要甚麼鋪張。而且錢是我掙下來的。不知費去多少心血。更不能在他

身上這樣浪用。他這話雖說得有理。但當仲蘭娶親時。種種排場。十分闊綽。似乎錢越用得。多他越覺得快活。可是把他夫人氣壞了。孟蘭也氣不過。再挑撥母親尋事。吵鬧。琴仙夫婦幾乎沒有一天安靜過去。說一句概括的話。孟蘭和仲蘭都是。在他們父母吵鬧聲中。結成這終身的婚姻大事。

琴仙既心愛仲蘭。自然也歡喜仲蘭的妻子。他夫人却口口聲聲稱贊孟蘭的夫妻好。孟蘭和仲蘭畢竟是同胞兄弟。天性雖已喪天。或者還賸下一些根苗。至於他們的妻子。本是各不相識。又見了這種情形。當然各有各的私心。就擁護着丈夫。分別去巴結父母。於是這家庭之中。就越發多事了。如今他們家中。

房屋雖然高大。器具雖然精良。但實質上。已徧呈塌倒。破裂之象。一家人雖是父母兒媳。一脉相傳。但當

中。已含滿怨憤乖戾之氣。讀者諸君。這個所以然的。原因。試問在那裏呢。

新諧噱錄
邨近

宜興人喜自稱我老子。一日一宜興人到菜館午餐。值堂者問其要何菜。宜興人傲然曰。我老子燒碗豆腐。未幾菜來。食之味逾常。既而算帳。要二元八角。宜興人大駭曰。一碗豆腐。何以要如許大價值。值堂者曰。先生說鵝腦子燒豆腐。爲先生一碗豆腐。殺掉七隻肥鵝。二元八角。尙嫌貴乎。杭人俗言吃亦曰食。有一蘇人初至杭。到一粥店內吃粥。先詢其價。曰一銅元。十一碗。蘇人以爲一銅元十一碗。此等便宜。不可錯過。遂放量連吃十一碗。付一銅元而行。店夥起而爭執。蘇人不服。後經人說明。始知彼所謂十一碗者。乃食一碗也。相與大笑不止。



地球遷系談

筱湘

西歷千九百八十五年所謂哈雷彗星者第三十次見於地球先數月世界各國莫不翹首企踵以歡迎此遠客所謂先觀爲快者也

某月之某日垂影天空者果哈雷彗星也出現之翌日倫敦天文家喬治氏布其說於天文雜誌略謂是星之軌道此次距地球極近不及一哩地球或將受其損害即不然而大建築物如巴黎之鐵塔支那之議院（彼時支那議院之輪奐蓋世無可與比）必遭磨損云云

此說一出衆咸嗤之以鼻僉曰千九百十年之彗星不言將與地球相撞耶竟何如者黠者則嘲之曰君之數學固佳乃能定其去地不一哩耶然則吾將俟其近時一爲丈量之耳喬治氏夷然不與校但曰後當信耳

果也地球之去彗星日益接近各國之民先後得以肉眼窺見其本質前此之疑不能明不能知彗星爲何物質者今而後始瞭然矣至終彗星與地之距離果如喬治所言萬衆惶駭謂此次必與地球撞矣中

心結。轉。人。人。懷。必。死。之。心。而。抑。知。否。

全。球。之。上。論。議。盡。起。相。與。探。究。此。星。之。軌。道。有。天。文。家。曰。其。軌。道。爲。橢。圓。線。今。適。與。地。平。行。不。數。日。當。自。離。去。耳。而。其。言。亦。不。驗。

數。日。後。人。人。覺。日。之。光。線。較。前。平。淡。以。望。遠。鏡。測。之。已。距。日。較。前。遠。百。分。之。三。蓋。爲。彗。星。所。引。隨。之。而。行。前。程。方。未。有。涯。

於。是。世。人。大。鮮。各。國。新。聞。紙。均。謂。世。界。末。日。至。矣。而。一。息。未。死。不。可。不。謀。所。以。抵。制。之。持。積。極。之。論。者。僉。謂。宜。合。世。人。之。力。以。拒。去。此。彗。星。則。地。自。復。歸。於。原。處。然。謀。則。臧。矣。顧。安。從。著。手。者。

於。是。舉。世。之。資。本。家。礦。業。家。工。商。農。業。家。以。及。凡。百。

執。業。悉。去。其。競。爭。娼。嫉。之。心。而。共。謀。所。以。脫。此。浩。劫。者。至。終。乃。得。一。策。曰。以。砲。彈。擊。之。

提。議。者。之。言。曰。擊。之。而。彼。指。彗。星。仍。不。動。也。則。吾。固。無。惜。擊。之。而。動。或。破。碎。其。一。部。斯。吾。人。之。目。的。可。達。矣。衆。然。其。說。於。是。富。者。出。資。貧。者。出。力。智。者。出。才。通。力。合。作。越。三。月。而。此。砲。及。彈。行。畢。工。式。於。德。之。克。虜。伯。砲。廠。定。期。移。之。於。廣。場。實。之。以。彈。藥。司。機。者。手。旋。其。機。萬。衆。翹。盼。以。爲。天。苟。見。絕。者。則。此。彈。無。功。有。頃。萬。衆。均。垂。頭。而。返。如。失。重。望。蓋。彼。彗。星。者。弗。以。擊。而。損。其。毫。髮。

至。矣。世。界。之。末。日。誠。至。矣。無。術。以。脫。之。矣。地。球。之。去。日。愈。遠。陽。光。漸。慘。淡。如。黃。昏。如。薄。暮。已。而。合。世。均。聞。

街衢晝夜燃燈人食者盡麵包藍菜蔬已不產矣再逾一歲將并此麵包而無之貧無食者則大器作奸犯科無所顧忌金銀珠玉視若糞土而斗米貴於十斛珠貧者不能得則相率刦掠官不能禁巡警無所施其力法官無所施其律君主無所施其權

百物不得日光均不生人亦體弱逾恒廿餘歲而不解情慾三十歲則白髮皓然矣曾不數年人口喪其大半而五分之四而七分之六至終惟餘萬餘人聚族而居米既盡捕動物食之動物亦羸弱不堪食既盡則吞紙食土漸退化爲下等動物無學識智慧不惟無專門學家乃並無普通識且無識字者不知何爲文字矣彼湘曰舉今世之外交家野心勃勃惟

思吞噬商業家聞風趨走唯利是求哲學家盡其有涯以隨無涯小說家舞文弄筆清人觀聽推而至於百家之終歲勤動者其未嘗一思及此也苟一思及此則當時之營營者果何爲也哉

此萬餘人者復漸滅而爲千餘人數百人十數人至終乃惟餘二人一男一女也此爲地球人類最後之人亦爲人類最初之人男曰亞當女曰夏娃並十餘歲渾渾噩噩以處此長夜之中彼乃並不知有所謂二十世紀者有所謂拿破崙成吉思汗秦皇凱撒者有所謂孔子耶穌者夫豈特此不知今日之火車飛機海艦也不知支那英美德法也不知日也不知地也充其極乃不知有人

一日亞當忽覺怪異之光射目奇痛蓋彼自有生以來不解日光日廢幾於不用矣彼湘曰此光蓋自別一日處射來者

亞當曰夏娃乎吾殊不解其所以然今吾輩試審此奇異之物（指光）奚自來者

夏娃手指一光明之物曰似自彼來彼蓋骷髏也彼湘曰愚哉乃并太陽而弗識

蓋地球之隨彗星三十年於茲矣彗星之軌道將及其半道出他太陽系此系之日光爲綠色嗟彼亞當彼又烏知大地之原在此太陽系其日光爲白色者及久光線之及於地上者其色漸濃亞當夏娃見之則以爲奇觀也

此彗星欲引地球直過日下地球遂爲日與彗星之勢力交集點彗欲引之行日欲引之就日而地之本力則欲靜止卒因日之吸力稍大地球遂得飄然脫彗星之範圍繞日以游翔太空此所謂日非現時之日蓋另一日耳蓋地球已由此太陽系遷至他太陽系矣

地之死機復活草木復生禽獸繁殖寶藏興焉吾書至此吾與亞當夏娃別竟不知此人類之祖何以創造此新世界也





小說雜談

以剛

口胡適之在水滸傳序文有云。水滸傳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起一個閱者。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起一個王念孫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金聖嘆亦云。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小說雜談

交易所現形記



交易所現形記 (十三)

老主顧記述

第七回

毛拭圭妓院發威風 陳佩霞花叢作瘟客

話說毛拭圭和沈伯英二人同出了大華銀行。剛坐上包車。伯英驀然想起陳佩霞早已娶了綺緣爲妾。怎的今天又在綺緣家裏請客呢。這又是拭圭的冒失。以誤傳誤的了。他想到這裏。便向拭圭動問。拭圭道。這個決不有誤。你只管隨我去便了。難道他的請客。票你沒聽過麼。他請客票。明明寫的是福裕里綺緣。啊。伯英道。綺緣他已娶了。怎的又到綺緣家請客呢。拭圭道。其中却有個緣故。停會兒告訴你便了。這時他們兩乘包車。都是如飛而去。沒一會兒。便到了福裕里。拭圭是認識綺緣家的。便走在前面。伯英緊隨在後。走進了大門。那些相幫四個在那

余亦以爲水滸非但描寫個性十分深刻而且寓有深意誠小說中空前之作品也。

口何仲英先生云從水滸傳一直到老殘遊記其中經過有價值的白話小說不下若干部雖因爲舊思想舊形式所束縛動輒一百回八十回抒寫的技能難免有缺恨全體的結構難免有拉攏難湊欠緊嚴的地方或是冗長散漫沒有一定的人生觀隨意嬉笑怒罵無言外之意或

裏挖花還有兩個站在旁邊看剛巧和出了一副七星將的七星宕頭因爲起初上家關了一隻三四忽然縮了進去所以正在那裏爭論拭圭和伯英走進去大家沒留神竟沒捺鈴拭圭走到綺緣房門口重重的咳了一聲嗽却不走進去有一個房間裏的大姐聽見了連忙跑過來擋住了道到那裏去拭圭道我是奉了主人之命來送三塊頭的那大姐又道那麼洋錢呢說着伸了一隻手出來拭圭假意的摸了三塊洋錢遞與這大姐却是空的那大姐忽然大怒破口便罵拭圭也不作聲由他去罵却驚動了裏面陳佩霞慢慢的跑過來問是什麼事那大姐道這豬猡要請他吃耳光咧他們主人叫他送一脚和錢來誰知遞在我手中却乘勢搔我的手心可惡已極了斷命豬猡骨頭裏不鬆爽哉拭圭見佩霞走過來忙走進門來豎起了眉毛板足了臉道我是豬猡麼說着照準了這大姐臉上伸手便是一個耳括子只聽得插的一

是寫到男女戀愛姦私和武人強盜。顯他特殊勢力的時候。作者往往自己動心。寫上許多肉麻字句。以致意境不高。文情俗惡。難免有誨淫誨盜的批評。然而寫情記事。實在有的比現在國語的散文。描寫得好。內容所含問題。實在有的比現在空洞的國語議論文。見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話。有的非常純粹簡淨。可以爲模範。

口何仲英先生有一南京友人曰

聲打得大姐昏天黑地。定了一定神。也伸出手來。想還打誰知。佩霞在背後一把拉住大姐。喊道：不好了！下面可有人麼？快些喊個巡捕來！佩霞忙喊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是我的朋友啊！大姐倒呆了。這時房間裏的娘姨大姐都已跑過來。見是拭圭。知道闖下禍事。忙上去迎接道：毛大少裏面請坐。別生氣。總是他差的。拭圭一面與佩霞笑嘻嘻的點了點頭。却仍說道：我是豬羅。怎的叫起大少來了？麼快些把轎飯賬給了我。讓我回去。覆主人的命罷。佩霞忙作揖道：對不起得很。千萬瞧兄弟面上。別生氣。請裏面坐。當時伯英在拭圭背後。一路上來。見相幫們不擦鈴。心裏很不高興。所以見拭圭大打出手。却很爽快。站在後面。也不作聲。佩霞忙於照呼。拭圭竟沒留神。到他伯英。瞧這光景。便回身要下樓。這時還有幾個客人。也到房門口來。瞧熱鬧。見是伯英。忙喊住了。佩霞才如夢初醒。也照呼過了。大家好好歹歹。把他們兩人請到裏面。

王伯沆詞章家也。曾以硃筆細楷批註紅樓夢。而且頗有心得。是直以四庫全書目紅樓夢矣。然紅樓夢實有不少佳處。重寫實不尙武斷。用北京語不着色采。實中國唯一寫實派小說也。口現在各學校均教國語。而均感缺乏良好的國語教本及課外讀物。余於諸小說中。覓得吳敬恒先生著文明書局出版之上下古今談。以爲是書實最良之理想小說。亦一部極有興味之

佩霞卑詞悅色的賠不是。拭圭道我跑堂子也跑了十多年了。到了今天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是什麼身分了。走上樓來下面也不擦一聲鈴。房間裏也沒人出來照呼。這種情形不是烏師便是跟堂。差拿局票的烏龜。或者是送和錢的僕人走了上來。弄得我進退維谷。一想烏師烏龜不值得做。還是冒充個僕人罷。遞錢給他。却被他臭罵了一頓。你們想吃花酒的席面上。可容得下豬獃。同席麼。還是讓我走罷。說着便立起身來要走。佩霞一把揪住道。委實是他們不好。你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休得生氣。恕了這一遭罷。伯英兄我對於你們兩位委實抱歉。非常務要寬容。這個綺緣的母親把這大姐推到小房間裏去了。也親自走來賠不是。略略的福了一福道。請兩位大少瞧我臉上饒赦了罷。大場窩頂壞底下常是鬧禍的。也有兩位客人鬧過都是我出來賠不是。客人才不好意思。總算埋虎過去。如今這大姐是阿寶的替工。他

科學小說。書敘述宇宙星晨日月風雲雷雨均有來歷。關於天文地理理化之常識頗不少。惜僅一集。前年吳先生尙對人言須續著。今則先生任法國里昂中國大學校長。恐無暇執筆矣。

□老殘游記。洪都劉鐵雲先生著。後半不及前半。恐非一人所作。其文學上描寫之技能。細膩深刻。實不易多觀。而以大明湖邊船一段及明湖居白妞說書一段爲尤佳。

不認識兩位。大少其實。毛大少是常來的。啊。換了。阿寶。或者別人便決不誤會的。以後總小心了。大家又是勸了一陣。拭圭才算風收雲散。佩霞想這一齣喜劇。却與郁謙伯和祝銳夫在月痕家裏鬧事。可算得是異曲同工。拭圭這人。冒失的地方。是很冒失的。利害的地方。却真利害。我本想向他銀行掉一筆銀子。如今是不成了。不過這筆銀子。用却不是我用的。完全是支那交易所短的頭寸。可是這件事。得法。我也分得到許多花紅。如今只有一樁事。或者可以籠絡他。不知有效無效。咧。想到這裏。便問拭圭打撲克。還是又麻雀。拭圭問伯英。來不來。伯英道。我還有應酬。不能奉陪了。拭圭道。我也有事。還約着人談話。也不能碰了。說着。掏出九元。交與佩霞。道。這裏是九元。那大姐處。還有三元。買四張票。罷。佩霞道。何必客氣。拭圭笑道。票子總要買的不買。票是江北豬雞。要變江南豬雞的。伯英也遞十二元與佩霞。佩霞道。謝了。拿出八張。

口儒林外史安徽吳敬梓著是書將名流書生富人勇士……等社會上各種人之性情心術俱爲深刻的描寫讀是書後覺處世之不易而社會諸色人等之言行多落儒林外史之窠臼爲可笑耳。

口余於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外又在繡像小說（是一種半月刊）得讀其文明小史其描寫光緒年間變法維新之社會狀況極乾淨而有段落

飯。賬。分。與。他。們。拭。圭。告。辭。要。走。佩。霞。道。請。坐。一。會。兒。我。有。句。要。緊。話。和。你。談。談。拭。圭。道。什。麼。事。佩。霞。使。拉。他。到。亭。子。間。裏。去。坐。下。佩。霞。低。低。的。說。道。前。天。我。到。華。大。保。險。公。司。去。許。介。眉。忽。然。問。起。我。道。這。幾。天。可。遇。見。拭。圭。我。說。沒。瞧。見。又。問。他。可。有。什。麼。事。他。說。鐵。錚。有。句。話。託。你。轉。達。不。知。可。有。這。件。事。拭。圭。聽。了。心。裏。暗。想。機。會。來。了。便。故。意。的。沈。思。了。一。會。道。有。是。有。的。不。過。這。句。話。他。是。託。我。轉。達。給。謙。伯。的。佩。霞。道。何。妨。告。訴。與。我。聽。聽。這。幾。天。謙。伯。很。忙。你。向。我。說。了。或。者。可。以。代。辦。的。便。給。他。代。辦。了。也。使。得。拭。圭。道。不。過。茲。事。體。大。非。謙。伯。自。辦。不。行。因。爲。平。言。報。近。來。經。費。不。很。充。足。希。望。得。一。筆。五。六。萬。銀。子。的。津。貼。不。願。洋。商。來。見。好。可。是。本。國。商。家。規。模。既。小。經。濟。不。充。怕。沒。這。出。手。我。想。支。那。交。易。所。應。當。要。一。個。言。論。機。關。大。可。湊。此。機。會。與。他。訂。兩。條。約。出。了。這。筆。銀。子。省。得。自。己。辦。報。館。沒。把。握。了。況。且。平。言。報。銷。路。很。廣。你。聽。他。的。報。休。說。

口鏡花緣爲前清嘉慶時音韻家李汝珍先生所著其理想其主義均超當時人一等而談音韻學尤多創見

口花月痕爲閩縣魏子安晚年手筆眠鶴主人其託名也書凡十六卷先生生平所作詩詞悉填入文筆哀豔淒婉結構亦佳人多以書充滿詩詞薄之余以爲此尙不妨可厭者爲後半述妖亂事太荒唐也書中章癡珠或言影李次青然事迹殊不合韓

別處便是澡堂剃頭店也大都是瞧他報的他說一句話可以抵人家說幾句上次你們被他嘈囂了一陣子直接間接總受些影響罷佩霞道確有些影響呢你與鐵錚大約很熟可能奉託你疎通疎通拭圭道介眉既問過你是很有意思何妨就託他他與鐵錚是至親尤爲近情大概做事很易走路却走錯不得路一走錯就要途窮匕見或者推車撞壁了佩霞道你這句話一些也不錯介眉雖然至親可是有許多事情朋友倒無話不談萬一談判決裂也不要緊所以我想託你費一下神事成之後重重謝你拭圭道我們是要好朋友談不到謝儀的不過這事聽說數目上沒得斟酌的過大了自然人家也不合算過小了那一張赫赫有名的報紙犧牲下來也不值得這個數目似乎還是酌乎其中你老兄意思裏如果不相上下那麼既承委託自然去效勞要是相差甚遠那麼他決不答應也不值得鞋子沒穿却丟下一個樣佩兄

荷生或謂即左宗棠。讀者爭論頗多。我以為吾人讀花月痕。僅可作為讀花月痕而讀。且僅當花月痕讀。不必牽強附會。致亂思緒。蓋作者與之所致。自爾成文。即偶有一二相似處。亦機會使然耳。吾人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如此則紅學種種爭論。似可掩旂息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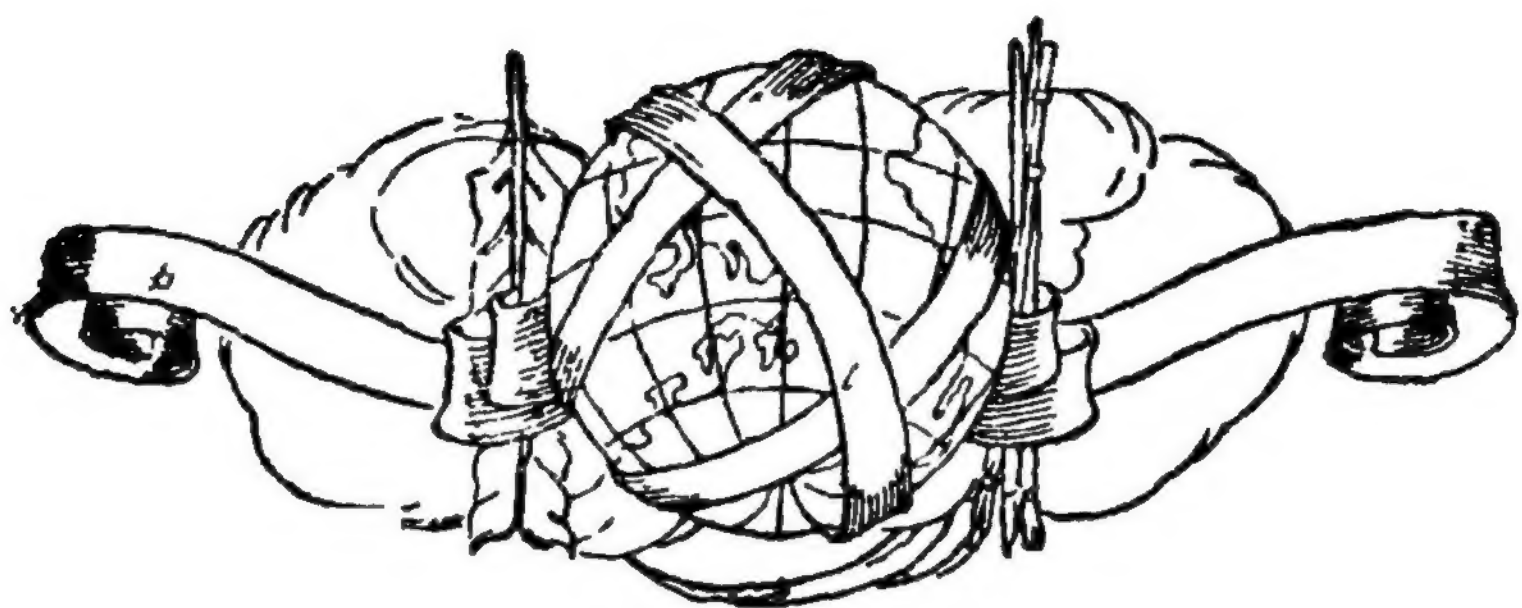
□孽海花。東亞病夫撰。即曾孟樸先生也。初登江蘇雜誌。（是一種留日學生刊物）為吳江金

一
你說。可是。不是。呢。不過。你。老。兄。或者。以為。容易。商量。還。不知。謙。伯。心。裏。同意。不同意。鳳。霞。道。這。却。不用。研究。的。因為。謙。伯。的。事。差不多。都是。我。給他。代表。的。拭。圭。道。那。最好。了。不過。將來。萬。一。翻。疤。果然。有。你。負。完全。責任。我。也是。經。手。人。啊。被。謙。伯。知道。了。很。難。以。為。情。的。我。以為。還是。通。過。他的。妥。當。咧。佩。霞。道。既然。如此。謙。伯。方面。由。我。去。徵。求。同意。鐵。錚。方。面。請。你。去。開。談判。六。萬。似。乎。太。大。了。能。打。一個。對。折。最好。在。他們。得了。一。筆。額。外。收。款。在。我們。免得。自己。去。辦。報。一。舉。兩。得。你。的。計畫。很好。佩服。之。至。那麼。明。後。天。就。託。你。積極。進行。便。了。拭。圭。道。數。目。呢。六。萬。當然。不能。依。他的。對。折。大約。也不。肯。的。或者。談。起來。再。商量。罷。明。後。天。一。准。去。接。洽。有了。切。實。的。辦法。就。來。通知。你。便。了。佩。霞。道。謝。了。幾。聲。忽然。走。進。一個。姑。娘。來。穿。一件。蘋。菓。綠。織。錦。緞。駝。絨。襖。鑲。着。一。寸。闊。蓮。灰。地。墨。綠。花。邊。下。面。繫。一。條。翠。綠。閃。緞。袴。子。薄。底。圓。口。雪。湖。閃。般。的。鞋。子。梳。

松岑君所發起。後刊單行本書。中專記洪文卿侍郎與傅彩雲佚事。而清季三十年之遺聞軼事。網羅無遺。描寫名士習氣。尤爲淋漓盡致。閩縣林畏廬先生稱這是書。曠爲觀止。其價值可想見矣。惜書僅廿餘回。後爲某信夫所續。已非廬山真面矣。

□金聖歎評水滸。汪澹漪評西遊記。彭城張竹坡逐卷逐段分注。批點金瓶梅。毛茂崗評點三國演義。發潛德幽光之功實偉。

一條油光。耳朵上戴着一副小鑽的圈。粉白的鵝蛋臉。嬌滴滴的。喊道。你們兩人躲在這裏講什麼。也讓我聽聽。說着。站在佩霞身邊。佩霞乘勢拉在沙發上。一起坐了。道。我們剛在這裏說你漂亮。誰知說着。曹操就到了。拭圭道。他叫什麼名字。佩霞道。他就是綺緣。老五。拭圭道。兩個月不見。長得這麼美麗了。怪不得。不認識了。佩霞道。你常見的。啊。怎說不認得。老五批着嘴道。陳大少。你聽他油嘴。咧他燒了灰。我也認識他的呢。拭圭道。小姑娘沒規矩。不叫姊夫。却叫起陳大少來了。老五道。勿關你事。昵勿叫他姊夫。便怎樣呢。拭圭道。勿叫姊夫。要叫『他』的。可是不是呢。佩霞豔福真不淺。英皇都從一人。却瞧不出你還是個帝舜呢。老五伸手在拭圭肩上拍了一下。說你亂造謠言。我要請律師起訴。向你賠償名譽損失咧。拭圭道。你倒是個法學博士。却不好惹的。老五笑道。你也有怕別人的時候麼。說到這裏。格格的笑。不住口。伯



英在外面瞧了兩副牌。要想走了。便到亭子間裏。喊拭圭。瞧見了老五。覺得眼前雪亮。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可又想不起來。便問佩霞道。這就是先生麼。佩霞點點頭。伯英道。佩翁究竟賞識得不錯。佩霞道。粗氣得很。拭圭道。老五啊。他在這裏說你粗氣呢。老五道。佢原是粗氣的。由他去說便了。你要報信錢麼。拭圭道。不好了。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說時。伸手輕輕在老五大腿上拍了一下。老五頓時漲紅了臉。眨了一個白眼。羞答答的道。別動手動脚。狗嘴裏究竟落不出象牙的。伯英也笑道。拭圭。要怪你不好。你不該去拍他啊。要是馬性暴發。用力跳起來。鞍子上的。人跌下來。定要有性命出進的啊。說得老五的臉越加紅了。從頸項裏紅起。直紅到頭髮根裏。佩霞無意的說道。咦。好紅啊。老五撒嬌道。陳大少。你怎的也學他們的樣麼。說着立起身來。翩若驚鴻般的逃出去了。

(未完)